

第四十一回

散家僕解當還脚價

療母病拭淚拜名醫

詞曰

吁嗟人到無錢時神仙亦難醫這邊補去那邊虧債誰開此眉
親友避子孫啼家奴心日離更添人病勢將危欲逃何所之

方調碧甌春

話說溫如玉听了鎮江知府吩咐的言語連夜顧了牲口赶到了
泰安也顧不的四家先去知州堂上哭訴冤情知州隨即出票拿
來尤谷二人家屬俱不知去向又將隣居并谷大恩的一個堂兄

谷胖子帶來回話知州審問都說一月以前將家口搬去直到省城親戚家賀喜至今未見回來谷胖子說興大恩雖係堂弟尤已十數年從不來往人所共知州將谷胖子和隣居各責了幾板前後供詞一般又差役去尤谷兩人親戚家查拿如玉叩謝下來回到家中見了他母親跪倒在地下大哭一句話也說不出来了益興氣黎氏見他遠去遠回又是這般情景就知道必有原故不由的渾身亂抖家人們說了原由黎氏往後一倒面如土色苦女廝們連忙扶住如玉見他母親如此越發大哭起來此際亦惟有也洪氏一邊開解婆子一邊安慰丈夫到忙亂了好半晌黎氏自

此齋：成病雖勉強色笑寬兒子的懷抱每到兒子日月上便暗

中哭泣

做父母者生此子寔自盡父母之心也

如玉出門時止與黎氏留下一百五

十兩銀之已交在他母親手內又不敢要楊州腳戶白養在家中

也無有銀子打發又與泰安差人湊了幾兩盤費去濟寧拿人幸

而家中米面等物還殼一年用度腳戶日：嚷鬧如玉也沒法設

處和家人商酌一個：推諱粧哩束手無策就是手中極有的誰

肯拿出來幫助主人

原是此輩常情無足怪

如玉無奈只得將自己存下幾

件衣服當了幾十兩銀子打發了腳戶他素日豪華慣了的人那

裡能甘淡薄又怕他母親心上愁苦比飲食茶飯还和素常一般

大概早午还得六七樣菜肉到是黎氏知道他的隱情時：的向
如玉道如今內外一空過的是刀尖兒上日月你從此臥薪嘗膽
还恐怕將來沒吃飯處這早午飲食當急為節儉只有鹹菜嚼咽
就罷了不必因我捨命的措處一天費數天的盤用我心上到越
添上病句：悽涼動人如玉何以為情如玉自此遵他母親的話將食用減了一
半過了幾天泰安差人來回覆說遍查省城併無尤魁等的下落
容漫：訪查罷如玉聽了倍添愁煩惟有長吁短嘆流涕而已家
人們見他逐日垂頭喪氣連小家主的衣服都典當了過度料想
着沒什麼油水此句話此世態起先还都指望拿住尤魁追回銀兩大家

再混幾年開交

此句更利日好嫖
賭主人宜以為鑒

今听了差人的話是個斷無指

望又兼如玉時；動怒亦發去志速決總之此輩聰明人頗多有

良心的甚少世僕家奴他还念主人養育之恩存個富貴貧賤甘

苦與共之意即或有愚頑兇狠不識輕重之人若遇嚴明主人約

束總放肆也还不至於十分惟僱工家人無一非飢則依人飽則

飄去之流其坑害主人比強盜还更甚溫如玉用的都是鮮衣美

食油嘴浮浪子弟經年家帮嫖誘賭射利營私那裡有一個有人

心的今到這步光景有錢的也哭窮無錢的更哭窮不出一月辭

的辭逃的逃告假的告假走了個七零八落

比用家人者宜
留神此幾句

下兩個家人憐可一個呌張華一個呌韓思敬都是無才能之人如玉平素看不上眼的若看上眼亦隨衆去矣：如玉見他們都去了到樂的省些費用只有素時受過大恩賺過大錢的人也是如此心上覺得放不遇到此時也只得索性不意黎氏自兒子被騙之後每日家只害胸膈脹悶不思飲食如玉設法勸慰也不得寬爽漸的骨消肉瘦起來如玉擔不住教張華去泰安城中請個姓方的醫生來是他素常相交的人與他母親看了脈說道太夫人心神不爽總是氣鬱只用順氣自能大進飲食吃了兩劑開氣的藥雖然脹悶好些大便又泄瀉起來日夜不止又請方醫士來看視服

了些胃苓湯漿水散將泄瀉又變而為痢疾寫一病亦漸次加增不同俗筆口乾

發熱日進些酒飲食喜的遍數尚少方醫士說是腹中有火積滯須得下下方好用了些大黃枳實等類反遍數多起來只覺的眼黑頭暉腹痛不止如玉着慌連方醫士也着了慌了又怕補住邪氣用附子黃連等類也不見一点功效黎氏也不吃藥了除大便之外只是睡覺懶的與人說話一日午後黎氏在房中正勉強起来吃粥只見如玉走來笑容滿面坐在一傍說道如今終知道尤谷二賊的下落了黎氏忙問道有什麼下落如玉道適總州裡的差人說尤谷二人俱在江南宿遷縣居住訪的至真至確送信來

的人就是差人親戚他都是眼看見的兩個差人貪着我的大謝
禮已向本州討了閔文連夜起身到宿遷去此刻來與我報喜
要十數兩盤費咱家中無現成銀子我已經打發張華同差人去
城中與他們那湊去了那湊_{的苦}先和母親說聲只求老天可憐拿住
他就好了黎氏道此話可真麼此問蓋知其子_{非經事人也}如玉道這是什麼
事体那差人謊我做甚謊你為錢黎氏聽罷畧笑了笑道我也不想望
萬金全回只求追個二三千兩況你將來有碗稀飯吃我就死了
也放心此這幾句話可憐之至讀去到教人不恨尤魁反恨如玉也黎氏素日至多不過吃半
碗粥或幾口就不吃了今日听了此話就吃了一碗半有餘增病人飲

聞喜信能加食者或有之如玉見黎氏飲食加添心下大喜其人也又說許多

還罷了

又說許多

興頭話方纔出去黎氏自此一天不過坐二三次淨桶早午晚總有兩碗落肚大便还是有濃血却每次糞多於濃血腹中亦不甚疼痛了過一月有餘身子竟大好起來飲食又多於前一日黎氏問如玉道宿遷與離泰安多少路程如玉道我前曾走過却記不真大約多則走十來天少則七八天可到黎氏道怎麼拿尤魁差人至今还不見到他原未去如玉道母親不問我也不敢說恐怕母親心上發急六七日以前我差張華去衙門中打听不想原差到回來了還是說夢話苦說是被人走了消息尤谷二人又搬到無錫縣去

他們因閑文不對面來換文書我先日止與了他們十兩銀子出補
他們來面到盤纏了十六七兩意思还想弄幾兩盤費弄字妙大要

也只在早晚又要起身黎氏听了長嘆了一聲問道你先日可曾

見過去宿遷县的閑文沒有一婦人知如玉道那日差人與我說

這話他們的去意甚急到沒有看見他的黎氏道你如今意思要

怎麼問得如玉道事已至此說不的還的與他們打湊幾兩好幾

兩口氣少些黎氏道你外邊遇了強盜家中又逢毛賊二語的這些人

來三四回不還是騙你的銀兩究竟他們連泰安城還未出如見

目今日期過而又遇又支派到無錫了若再過幾時还要去海外

與你拿人的批駁妙你將銅斗般家私弄了個乾淨到這樣地步於世

批駁

事上還沒一點見識安的不教人氣殺如玉真是沒得分辨才識

不如一婦人其收家宜也

說罷身子向枕頭上一倒就朝裡睡去了這一睡有無限難言之氣情如玉連

忙出來打發張華追問元差下落次日張華回來道小人再四問

原差如何不去拿人他說沒有盤費怎麼去意思還教大爺湊十

米兩方好如玉听了冷笑道月前與他們那十兩銀子還後悔得

了不得又敢要好聰明人一指点知道了笑過了五六天黎氏依舊大病起

來寫其病又出的恭與魚腦子相似聞見飲食就要嘔吐只覺的

漸加

口乾身熱晝夜不得安息如玉又請來方醫士調治終始斷送于

此足見信使

一人之豈知日甚一日大有可虞方醫士推說家有要緊事藉此誠切去了個：醫家都如玉甚是着慌正在房內守着他母親坐着只會此退步氏听得女廝們說道黎大爺來了如玉迎接入來黎看見他侄兒不由的眼中淚落說道我與你父親一母同胞我病了可及兩月你何忍心不來看；我飛鵬道侄兒在省城有些事昨日纔回來聽的說姑娘患病不意就憔悴到這步田地只見張華抱入四樣吃食東西道這是黎大爺送太；的放在地下桌上黎氏道來就是了又送東西怎麼又道你可知你表弟的事体麼飛鵬道也听人傳說却不知詳細黎氏有氣無力的說了一遍說罷放声大哭又

哭不出淚來在喉嚨中亂吼極盡描風飛鵬勸慰了幾句黎氏又道我當日原教同你去那裡還有這事出來飛鵬冷笑了笑道侄兒的品行比尤魁谷大恩也端正不了許多與其教親戚騙了还不如教朋友騙了还好些語意皆情激不平因辨叛逆事則用辯生財事則不用之故也大概財物得失都是命定姑母也不必愁鬱只要養息病體常言說的好有夫從夫無夫從子將來逆在那裡在那裡又道我听的是方歸山得藥他知道脉和病是什麼城中有個于象蕃這先生是通省名醫侄兒此刻就去請他還不知他肯來來說罷同如玉到外邊如玉留他吃飯飛鵬也不回答一直到大門外手也不舉竟

騎上牲口去了此又是黎氏話激其愈怒兼映上下又過了兩天黎氏越發沉重飲食到口即吐即或勉強下去少刻大便出來寫一死症至水谷不化危矣哉如玉着極之至正欲着張華去飛鵬家問請醫生話只見飛鵬家六小來說道于先生坐車來了現在門前等候如玉迎接到書房內敘禮坐下各道景仰渴慕之意如玉問飛鵬如何不來象蕃道他與弟相交至好原該與他同來不意他今日也有些不爽快過了兩天再無不來之理兩人吃茶畢如玉着裡邊收拾乾淨陪象蕃入去與黎氏看了脉又按摸肚皮瞧了瞧大便顏色坐坐下問如玉道先日可吃的是方錦老的藥麼如玉道是這六七天也不曾吃

象蕃道尊堂夫人病了多少日了如玉道也可及兩月方錦老的藥方拿來看：如玉連忙取過二十幾張藥單放在桌上象蕃大槩看了四五張說道看太夫人脈素質即薄弱此番病源本於氣壅血滯兼之肝木過旺刻傷脾土彼時只合調氣養血舒肝建脾自可無事行氣去積的藥一點也用不得今氣本不足而日行其氣血本虛乘而復攻其積休說太夫人是六十以外之年就是一少年壯盛之人也當受不起況瀉在痢先脾傳腎為賊邪最為难受病至六十日之久而猶拘：治痢百無一補之說無怪乎其真陽散而元氣愈竭也

聽其言論
不愧名醫

夫痢有五虛死而太夫人已居其

三發熱不休一便魚腦二飲食不入三脉又洪大而滑數此元氣
已盡火熱衰不能生土內真寒而外假熱寔為痼疾不救之症食
入即吐者是邪在上膈虛火冲逆耳醫理名透故論斷矣此病若

直無揣摸疑擬之態

此病若

極是然弟與令表

在別家弟就立即告退斷不肯代先治者分責語亦

極是然弟與令表

語亦

此病若

極是然弟與令表

兄係切骨之交在老長兄雖未識荆第已久仰豪俠名譽安可坐

視不救令弟擬一陳方此藥服下若飲食少進弟尚可以次序調

理若投之不應設有變端弟亦不肯認罪皆死中求生之理名醫

治一危症自重如此

此

此

此

此

如玉道生死二字全在先生垂憐說着淚流滿面跪將下去如玉

人固

此

混僕根本象菴扶起道尊府有參沒有如玉道連日見家母病篤
上還可取

正要措辦此物不意從裡邊書櫃內尋出五兩有餘的好參來等
物皆如玉素所不經意者只是不敢擅投象蕃道應用足矣隨拿過筆硯來開
了理中湯將人參附子肉桂三樣俱用大分兩下寫煎妥冰冷服
恐藥物太熱病人急切不能受也如玉一面着人收拾煎藥一面備酒飯陪象蕃
又着打發六小同車夫飲食行文一不漏黎氏將藥吃下隨即一個女子出來說道太方終吃下去肚中响了一声就瀉了如玉道這
是何說象蕃將酒杯放下只是瞑目搖頭每見醫士子看脉後有作此形狀者俱搖頭者多閉目者少也今加一閉目為子者難堪如玉又問象蕃道長兄可照前速煎一
服熟藥再看如何此知其氣虛下陷如玉也顧不得陪伴客人親

自煎藥拿到裡邊將他母扶起吃下去仍與前一般如玉跑出和
象蕃細說象蕃道氣已下脫門戶不顧弟無能為矣不但名醫即
庸醫說此等
固
話亦著人嚇殺於是起身告辭如玉那里肯放還哭着拜求神方象蕃道
長兄林怪小弟直說太夫人恐不能出今晚明早為人子者如
何當的起到
是速請令表兄以盡骨肉之情罷越發不
成話說說罷連飯也不吃必欲
告辭如玉苦留不住只得送出大門說道就煩先生請表兄快來
象蕃應承去了如玉回到書房心中大痛哭了一回走入裡邊見
他母親昏沉似睡不睡問了幾声糊塗說了一句又不
言語了病重人寃如此景況如玉守在了旁边惟有長嘆而已正是

藥醫不死病 佛渡有緣人 寶婺光輝掩 呼嗟愧作隣

第四十二回

買棺木挪移煩契友

賣衣服竭力整慈親

詞曰

世最可憐貧與孤窮途歌唱西風曲腸已斷淚已枯自恨當時
目無珠酒兄弟交相愛須知咫尺炎涼態富則親貧則壞誰
說人在人情在

右調斷腸悲

話說如玉見他母親病勢沉重不住的流涕吁嗟洪氏道那幾天

还好些只是從昨日又加重了如玉道這兩天不曾吃飯麼洪氏
道連今日就是三天了那幾日還閑閑着坐淨桶這兩日通是身
底下鋪墊草紙渾身純留下一把骨頭先前還反亂炕格的身腿
疼這五六天也不反亂了將來的事体你也該預為打照到是棺
木要紫如玉道這兩個月內將你我几件紗衣服併些銅錫器也
當盡了倘有個山高水低我还不知怎麼處哩夫妻兩人和女廝
們守到一更以後只聽的黎氏說道我口乾的狠拿水來我漱；
口洪氏道母親不吃點東西麼黎氏將頭搖了搖入化之輩女廝們抬
扶着漱了口復行睡下問道此時甚麼時候了如玉道有一更多

天了黎氏長嘆了一聲將一隻手向如玉面上一伸如玉連忙抱住黎氏長哭了兩声說道我不中用了不堪人請如玉道午間於先生說母親不妨事只要調養就好了黎氏道我死了到也好省得眼裡看你們受淒涼語極
苦你過來我有幾句話囑咐你如玉又往前扒了扒黎氏道你媳婦洪氏是個老寔人你素日罷些恩情都用在妹子身上你看在我的老臉念他父母兄弟俱無孤身在咱家中以後要處可憐他你夫妻相帮着過罷洪氏听了這句話眼中淚也不止一行下來正西廂記
懷者斷腸悲痛也又道家中小女廝們年紀該嫁人的嫁人家人媳婦有願意嫁人的也就着他嫁了罷男

子漢死得死了逃的逃了留下他們做什麼你也養贍不了他們
許多金珠寶玩你變賣了個精光我止存兩皮箱衣服未動伏下
我死後止用與我穿一兩件不用多穿餘下的你兩口兒好過度
皆傷心刺骨話為人子者不堪听受
我死後止用與我穿一兩件不用多穿餘下的你兩口兒好過度
盤攏了八九兩婦人最儉如今还在地下立櫃中放着我病這幾個月深知你艰难不是我不與你拿出使用我有一番深意我早晚死後你就用這銀子與我買副松木板做棺材止可用十四五
不可多了你是沒錢的時候餘下的銀子就發送我斷不可听人
指引說是總督的夫人還像昔日那種瞎體面句：惟恐造費却

際者自

你就捨命辦理也不過是生者耗財死者無知的事

其言大通

應破

第

與奢儉相合且出自婦人口中

如玉

痛哭道兒便做乞丐終身也

為

難也二句語令人佩服

尤

為

也

如玉痛哭道兒便做乞丐終身也

斷不肯用一副松木板盛放母親黎氏道這又是憨孩子話人有

富

不同我今日只免了街埋路塹就罷了說罷喘吁了一回又道

神情

嫖賭二項我到不結計你了

快下四十三回
嫖金鐘兒等事

人家要的是有

錢得你無錢誰要你尤魁前生前世冤債設有拿住他的日

定多

少追討些你務必到我坟頭前告稟一声我在九泉之下亦可瞑

目說着又哭起來

死黎氏者固是尤魁而其

死尤安公死之也我兒勻我只心疼你

日後不知怎麼過呀追魂杆你父親當日去世太早我又止生了

你一個處：順着你的性兒只怕你受一点委曲誰知我深於愛
你正是我深於殺你

普天下做父母溺愛其子者宜加意此二句

你遭了一番叛案官

司家業已盡次後又要做生意我彼時若祇儘你的田產事物耗

費不動我手裡的東西你还可以有飽飯吃

深于悔恨在此

誰想一敗塗

地至於如此罷了罷了如玉听了如刀剜心肺只是不敢大哭黎

氏又喘息起來

又將病洪氏道

母親說的話多了未免勞神且養

養罷黎氏終不言語了兩口兒守到四更時候黎氏又漱了一回

口見如玉一傍守着從新又囑咐起話來說了半晌不想舌根硬

了如玉一句也听不出来

寫一將死人皆由淺而深次第下筆非細心雕鏤焉能得此生灵活潑的文字

到五更後復昏；睡去天將明的時候黎氏醒來說道我此刻到
覺清爽些拿米湯來我吃幾口洪氏忙將米湯取至如玉扶起黎
氏只三兩口就吃了一碗如灯將滅洪氏見吃的甘美問道母親
還吃碗不黎氏点了点頭倏然乍明又吃了一碗以兩碗米湯作死結正
俗語所謂盡命食也用意亦奇方纔睡下只聽的喉嚨內作声鼻口中氣粗起來面色漸
漸黃下神色俱傳如見一人洪氏大呌大哭家人媳婦同衆
女廝們將預備下送終衣服一個；七手八脚抬着穿戴少刻吉
息俱無筆力可透紙背一個家人說道太：去了四字不堪耳聞如玉搥胸喊呌
一家兒上下痛哭下一堆張華等將過所安放桌把黎氏抬出來

停放在正中如玉又扒在靈床上大哭將喉嚨也哭的腫啞了張華上前劝解道大爺哭的日子在後哩此時料理正務如玉止住哭声走到院內臺階上坐下定省了好一會囑咐張華道咱如今是跌倒自扒的時侯富足朋友不敢煩勞你此刻去大槐樹巷內將禿子苗三爺請來隨筆將一要緊腳色填出就說是太沒了我有要緊話說張華去不多時請來一人但見頭無寸髮鼻有深疤痕是僧頭依舊眉其眉鬚其鬚不見合掌愁顙之態全像駒臂居然鼻其鼻耳其耳絕少垂頸凹眼之形寫一禿子而用僧越比擬又復以眉
眉耳目四字陪襯皆明：妙：妙明想奇妙之既容光之必照自一毛而不拔詞妙個儻不實群誠哉異

樣獅毬允矣稀奇象蛋

以獅毬象蛋作結更想如非：禿子

禿子苦極矣其筆鋒犀利無與雖刀

此人

是府學一個秀才姓苗名繼先字述菴外號叫苗三禿子因他頭上巽邊無髮故也為人有点小能幹在嫖賭場中狠弄過幾個錢只是素性好賭今日有了五十明日就輸一百年紀不過三十上下窮富兩個字他到經過二十餘遍入的門來先到黎氏靈前燒了一帖空紙見了如玉又問慰了一番方終到內書房坐下與如玉定歸了報喪帖式如玉自知無力凡親友一槩不勞礼行止遣人到老親處達知兩人商酌妥當僱人分路去了苗禿子問道大夫人棺木可曾備辦否如玉道正要措處苗禿子道這是此時第

一件要緊事少不的還要動勞說罷到裡邊問洪氏要出他母親
存的那一百五十兩銀子看見時又不由的大痛起來秤了秤止
用了七兩有餘還有一百四十二兩多如玉留下二十二兩備買
辦梭布做幃幔灵棚孝服等類用拿向外邊向苗禿子道煩老兄
同張華到州裡去尋一付頂好的孔雀秒板這是一百二十兩先
儘此數買就再貴幾兩也使的苗禿子道老兄休怪我說以太老
夫人的齒德爵位打一個金棺材也不為過只是時有不同老兄
還要從儉些買副好柏木板兜罷了忝屬相好故敢直言於匪薄
好如玉道此刻就煩台駕一行說罷苗三禿帶了銀兩同張華去

了到起更後張華回來說道棺板看了兩副都是本城王鄉官的
他祖上做過川東道從四川帶來費了水旱路多少腳價俱係真
正孔雀杪板一副上好的要二百二十兩一副畧次些的只少要
十五兩苗三爺体貼大爺意思與王家講說再四用他那副頂好
的說明一百八十兩銀子他家若不是要買地急用二百兩也不
賣更有一件省事處兩副都是做現成的打磨的光溜如玉
道為什麼不僱人抬來這是病氣未退張華道咱拿去的銀子止是一百
二十兩还差着六十兩價是一邊過銀一邊過物少一兩也行不
的如玉听了心上大費躊躇向張華道我與王家素無交往你該

就煩黎大爺和他家說：過幾天與他銀子有何妨礙。張華道大爺若不題起小的也不敢說。苗三爺為銀兩不足就想到黎大爺身上着。他應承六十兩遲幾天找結。王家滿口允許只要黎大爺當面說句話小的同苗三爺親去說了原由。黎大爺不惟不肯應承且說了許多不堪的言語。說太：是大爺氣死了。也有四又道你家離了謀叛案和買棺板的事也沒甚麼借重我處。可見人是輕易煩勞不得着你大爺快尋姓尤的去。他还才情大些。道出深恨寔由黎氏前言啟之也苗三爺見說的不成話連忙同小弟出來在西閨店中等侯着。小的星夜取銀子好成交如玉听了心中大怒到裡邊與洪氏說洪

氏道咱們如今不是藉光親戚的時候還有母親留下兩皮箱衣服昨晚也和你說過是着你變賣了過度日月不如且當上一箱救急如王道我也想及於此只是心上不忍洪氏道你若心上不忍不但將來發送就是眼前棺木也沒辦法明日只有一天後日就該入殮那裡還耽擱的如王作堆了一回寢是無法只的將皮箱打開驗看內有十九套好皮子綵子衣服估計置四五百兩此旧家不同
于暴發戶也又眼中流下無數痛淚開了個清楚單子一摺交與張華帶到城中托苗三禿子去當次日午後張華先將棺木押來如玉仔細觀看見是四塊瓦做法前後堵頭如式約五寸多厚七

尺半多長敲打着声若銅鐘花紋細膩香氣迎人八字作贊如見

一好孔雀秒板

矣如玉甚是得意下晚苗禿子亦到取出兩張當票來一張皮衣
當兩了一百四十兩一張綵衣當了八十兩除去棺價六十兩交
與如玉一百六十兩苗禿道成色俱是九分而是我親自秤的
絲毫不差我當兩張票子你將來容易取贖些我又帶來兩捲白
布是本城隆盛號的言明用了照時作價剩下的只管與他退回
如玉甚喜他辦事妥當謝了又謝到了頭七如玉備了猪羊并各
色祭品請了學中幾個朋友做礼生也不請僧道念經止是七
家祭人家听的他也不收禮不宴客不破孝樂得與他母親燒張

空紙盡情到也此出彼入甚是熱鬧他表兄黎飛鵬也抬了祭礼
来祭奠如玉執意不收他的礼也不與孝服虧了苗禿據理開解
如玉方肯收礼送孝飛鵬見棺木貴重祭品整齊不失大家風度
口裡也說不出什麼不是臉上自堯沒趣陪了祭就要回去如玉
也不着人苗飯如玉不是兩家至親從此斷絕來往有告假並辭去
幾個家人还没有尋下富貴地方見如玉做頭七親戚出入與昔
時無異只當主人手內还有大私囊一個又爭着入来帮忙辦
事世態大都如此非僅此輩也及至伺候了幾天方知是老主人幾件衣服發
燒發燒二字用在

足見本色可發一大笑

如玉將七事辦完因他母親抑鬱抱恨而死不忍心輕易出墓過了七八個月方終酌着舉行手內又沒一個錢此時不但衣服銀子用盡連內桌椅屏画當了許多過度時日苗禿子與他又出了個主意將先時當的那兩箱衣服尋了個買主除去當鋪本利與如玉還找回八十兩銀子苗禿也些酒粘偏手也罷了強如當然如玉有了這宗銀兩然後終敢擇日發送他母親他是個少年好勝的人饒這般沒錢還向太安州文武借了許多的執事衙役点主謝土又請了兩個小些的現任官兒將找光幾兩銀子花的七零八落這一日本鄉親友或三十人一個名单或五十人一個名单共

止六七個祭桌人到不下二百有餘

此等光可以觀看的人到也不必叨惠

挨肩疊臂直至他家祖塋

寫數人熱鬧却句：以冷沒出之使寫破家子弟不堪寫日

如玉將

他母親命他父親塋後守了三日墓方回家安設靈位晚間就在

靈位前宿歇睡不着時追想昔日的榮華今時的世態又想念他

母親恩：囑咐的言語獨對着一盞孤燈不住的吁嗟流淚正是

手內有錢水亦暖

囊中無鈔炭生冰

知心惟有生身母

泉路荒誰說斷腸

第四十三回

逢吝夫抽豐隻得失

遇美女醫囊兩相歡

我如今誓不抽豐矣且回家拆賣祖居一年貧苦一吁嗟無暇
計誰謗誰譽途中幸會多情女顧不得母孝何如聊且花間宿
樂得香盈韓袖滿潘車

右調入花叢

話說溫如玉自葬了他母親後謝了幾天孝諸事完畢逐日家到
是消心寡慾素日相好的朋友知他一無所有也不勾引他了即
或有幾個閑坐得見他愁眉不展也就不好來了背間有笑罵憤
痴得有些憐他方苦得也有說他疎財仗義的還有受過他得銀
錢衣服飲食恩惠反比旁人鄙薄詈咒更利害的此等無良心的小人亦間有之
如玉听在耳內到也都付之行雲流水也也算只是家門穷困之

至雖減去了若干人口上下还有二十多口吃飯天：鬼：混：
當賣些桌椅過了一年有餘凡事總與苗三禿相商二人到成了
個患難厚友為下五十先時還指望拿住尤魁后親自到州堂上
稟了幾次知州到也與他認真比責差役總是渺無踪影他把這
拿尤魁的年頭也歇了無如倒運的人這不好的事情層層皆來
他母剛絕亡過年餘他妻洪氏又得吐血之症不上三月有餘也
病故了連棺木都措辦艰难到虧這苗三禿還有點打算凡買過
如玉產業的人他便去說合陸續又找來價有一百多兩苗禿子
也手中使用了些將洪氏葬在祖塋如玉雖說是窮了一則是

舊家子弟二來又在少年還有許多大家小戶要與他結親孰意
他不自度量還想要娶個天字號第一佳人將說親者槩行謝絕
日日東查西訪的問尋及至採訪的某家女兒才色雙絕他到願
意人家又不與他此句刻薄之至沒錢子弟欲結親富貴者見此句可減若干高興因此把姻姻
也誤下了一日到泰安向他舊伙計等要長支欠銀住了三四天
討下三兩多銀子一千多錢將一張三十兩的欠約讓那火計抽
去算了個一分不該正還要尋別的欠長支火計听的本州知州
接濟東道問了問說姓杜名珊是四川茂州人做過陝西長安縣
知典他父親雖早逝每听他母親黎氏說有個長安縣知縣叫做

杜珊做他父親屬員虧空下一萬多兩布政司定要參掲他父親
愛其才能一力主持暗囑同寅各官捐助完結虧項又保舉他后
陞了平陽府知府臨行與他父親又認了門生今日聽的名姓籍
貫相合就動了個打抽豐的念頭_{也还是}打算急忙回家與苗三禿相
商苗禿道你有這個好門路兒閒嘗從不和我說_{絕像苗}口吻既然尊
大人在他身上有如此大恩又是尊府門生你如今到這步田地
開一開口至少也不愁他帮你五幾百銀子就是一千八百也未
敢定_{受恩深處所望}亦在情理之內如玉道我平時那裡想的起若不是他昨日
到泰安做夢也夢不着他我今與你相商趁他到咱這裡我辦_湊

幾分厚禮與他送去再拿個手本向他門上細說原委或者有点
想望也未可知苗禿道你這想算都是下剩主見他衙門住劄在
省里離我們泰安不遠兩天多路何難親去走遭你若在此地見
他；又是個客官語言門^京有許多可推調處總是帮点也不能
多言寃近理如玉才智依我主見你候他公出回衙之後寫自己
竟不及光頭^的可笑一個名姓手本再另外寫；憐；寫一照拂手本內中帮他完虧
空保舉得話一字不可露出祇寫先人某人在陝西同寅如今你
穷困之至求他念在先人分上垂憐至於與他奏辦厚礼的話徒
費錢而且壞事世上那有極貧的寒士拿出厚礼來^{話又近理}禿才強如

尤魁騙不虧也。到只怕你年幼記太夫人所說得話未必記得
確寔冒；失；的認起親來反為不美。此禿子深知如玉不如玉經事惟恐外錯耳

道這宗記的真切我固穷極寧死不做傷臉事你方纔的話甚有
機變咱候他回去後就僱上一輛車兒我還要煩你和我去：苗
禿道我就與你同去總算上你與他沒世誼這遊棍假名撞騙也
千連不到我身上好干淨話兒听其言明其存心亦可知也兩人計議已妥待了几天
濟東道回去二人僱車同張華到省城旅店安下時常打听杜大
老爺閒忙方緣將手本投入號房門上人拿入去杜珊看了手本
立即開門請會如玉從角門入去杜珊接到書房行禮坐下敘說

起他父親杜珊甚是感念也还不又說到自己困苦杜珊又甚是
憐憫如玉此番本日就留便飯說道月前天雨連霑官署內無
間房子不漏刻下終工匠補修寢無地方留世兄住且暫請回貴
寓安歇弟自有一番措處叫大蕙必矣如玉辭了出來苗禿子在轅門
外探頭側耳的等極見如玉喜面歡眉而來苗禿心知捉把便
問杜大老爺如何吩咐如何款待如玉說了一遍苗禿道就竟是
你這些大人家我若有你這等門路也不知發跡到甚麼地方了
二人回到店中喜之歡之說了半夜總都是杜珊的話次日杜珊
回拜將如玉的名諱手本璧回還了個同年世弟的帖如玉着張

華跪止杜珊定要拜會叙談了好半晌閒話方終出店別去通是景
景嚇得一店客人都議論羨慕不已慌的店東以及小夥計等不
住的問茶問水苗禿子得意到極處只是在那光的頭兒上亂
撓將店人一寫又帶形容苗禿勢利二字搭罪人又至如此午後又差人送來白米一斗白面
一斗火腿南酒鳩鴨等物如玉到也罷了苗禿子是個小戶人家
白花秀才一生沒見過個交往官府的看見火腿南酒等物不住
的吐舌和如玉說到高興處便坐不住笑得打跳怕道台請如玉
說話連店門也是不敢教出去他二人在店中吃酒說笑話兒唱
小曲兒和中了狀元的一般快樂杜珊總送如玉千金苗禿未必分的一百寫他沒身分如此是

為下文
反面

到第四日杜珊下帖請如玉席如玉又去席間杜珊細說

卦

本道一缺出多入少又值公私交困之際不能破格相帮臨別着家人托出十二兩程儀呵呀好大程儀如玉大失所望苦辭之至再怎奈杜珊推讓不已如玉自覺的不收恐得罪於他收下甚是羞氣沒奈何只收領拜謝沒奈何三字原來這杜珊初任知縣性最豪俠不以銀錢介意因此本族以及親戚經年家往來不絕食用亦極奢侈凡贈送人必使其心喜回家走動衙門者十有八九不獲滿意今皆使其心喜回家破費大矣萬中僅一也只幾年就弄下一萬多虧空這話怎說藩司要揭參他幸的溫如玉父親保全屢次寄字親友本族告助虧空無一個肯助他一

分一兩世情峻以此不由得他緣知到銀錢去了是最難回來
的自此後凡任凭是家支近業以及至親契友想要使他一文錢
吃他一口水比登天还难這是杜珊之本族親友等俱似忘本小
輕重不分杜珊又成一忘本小人矣總之人到倒蓮時事無大小
沒一件做得着耳如玉此宗還算倒蓮中之好際遇能叨惠下程
并十二兩良兒假如遇着一忘情小人刻薄正夫子投刺之中
然反了面皮不認交誼輕則取辱重又招禍世情豈敢定預也
由知具做至道官雖三二斤兩也要斟酌食用前後行為無異出
於兩人世情竟有如此番是深感如玉父親厚德方肯送這十二
兩銀子在如玉看的菲薄不堪在他心上还竟是再沒有的大帮
助除了溫如玉再沒第二人能叨此厚晚就是目前送那一分下

程都是希有得事原来如如玉垂頭喪氣得出了衙門見苗秃子此完哉的
在外面大張着嘴眺望這禿奴才竟是想看見了如玉忙跑向前
笑問道今日又有什麼好話兒如見其人如听其声此如玉道言
不的真令人羞死氣死苗禿子着慌道哈呀你這氣色也不好想
是你言語間得罪下他了麼疑的亦在情理中如玉道我有什麼得罪他
處將送了的銀而一边走一边說苗禿子道你少裝飾我不信如
玉道我又不怕你搶了我的何苦誑你於是將原銀而從袖中取
出向苗三禿眼前一伸道看是十二兩不是苗禿見上面有薄儀
二字將腳一頓咬着牙罵道好畜娘賊這句罵算他不但將你

坑壞把我苗三先生一片飛滾熱心腸被二十四塊寒冰冷透俗罵人什麼東西四字想即說畢又蹙眉揉手連點頭道罷了罷苗三先生外號也一笑

了我終知到罷了禿語那亦並聞不着禿腥氣二人回到店中一頭一個倒在

炕上睡着張華見此等光景也不敢問如玉反來覆去那里睡的着到二更時分苗禿問道你可睡着了沒有如玉道真令人氣死还那里睡的着苗禿道你明日再去稟謝稟見求他一封書字囑

托泰安州諸事照看你他若興了這封書字常去說些情分在那

里也還弄幾個錢使此想亦還近理只怕杜公不允耳一個本官的大上憲丈與

巡撫朝夕相見泰安州敢說不在你身上容情如玉道我就乞食

耳

六

去也再不見這沒良心的恰惜匹夫

二句把杜
珊瑚罵倒

苗禿道我還有一

策存心已久只是不好說出今見你如此奔波徒苦無益只的說了罷休怪直言天下事貴於自立主見自己若貧無措免雖神仙也是沒法自己若有可裁處就不肯低眉下眼向人家乞討尊府的住宅前庭后院何止七八層只用將房子出賣好
襯还不愁一千兩銀子到手如玉道我也早想及於此首則先人故居不忍割棄次則没人承手買他苗禿道講到一買字不但長泰庄就是泰安州也沒人買誰肯拿上錢到那里住去若估計木石磚瓦拆賣还可成受你若為是先人故物自己羞居賣房之名你須知那

房子止可遮風避雨不能充飢禦寒常言道的好有了治沒了棄
你日後發了大財或做了大官看：怕修蓋不起那樣十處房子
麼此事你若听了我：回到本鄉就與你辦理當男子漢的何必
怕人笑話狗屁世上賣祖居住宅的人家也不止你一個救窮是
第一要務沒的吃穿難過难受這是老根之話語雖破人家產然
到穷極無路之處
难免從此走違我再替你打算賣了房子后日也不在長泰庄居住只用
二百良子在泰安城裡買一處不大不小的房兒過起安閒日月
來或買田地討租或放人家鋪中吃些利錢世上赤手空拳的起
家还不到有多少何苦着本村人日逐指：点点得笑議你想的

我說的是也不是這几句恰中如玉心頭這几句話說的如玉高興起來一蹶劣扒起將桌子一拍道禿小廝快起來你的話句：皆是我的老念也決了去矣省的在這里受此等悶氣不如連夜回家好辦正事苗禿也扒起來道城門已閂天明起身罷了現放着老杜送的南酒等類我活三十多歲止吃過一次鴨子還在尊府叨惠過二三次說的苗三先生可伶故你可叫起張華來叫他將那兩隻鴨子與咱白煮上我飽；的吃一頓也好與你回去辦事這禿奴才大榮估算上了如玉道半夜三更怎的做得到回家時你將鷄鴨俱拿的去就是了苗三禿道不了咱那火腿變蛋壓酒罷如玉便喊于送來時就

呌張華收拾食物張華見他二人又眉欢眼笑不是頭前苦態也
測度不出他們的原故直吃到天明如玉着筭还店錢又將道署
送的礼物俱裝在車內一同起身離省城走五十里有餘到一地
方名呌試馬坡世：傳說韓信做三齊王時在這地方試過馬剛
走到堡前也是天緣湊合從裡面走出個人來以下欲起數回大
文字先用此人作一線之引巧為連合使章法但見
貫串全無一線斧痕也已

頭頂四楞巾却像從錢眼中鑽出身穿青絹裝好似向煤窯內
滾來首聯閑合近趣滿面愁疤數不盡三环套日一唇亂草那怕他百
手抽絲慈疤痕亂草絕逢錢即寫借帖天下無不可用之錢遇飯便

充陪客世上那有难吃之饭

足見俗語世界鬼大了

任你極口

唾罵只說是知己閑切使然隨人無端踴躍反道是至交好勝

乃爾

這也算犯

真是燒不焦煮不爛的粗皮砍不開扯不破的

厚臉

此等朋友是一見面一舉手終身角怕不開的人余昔榮

華時亦有此一友凡遇飯時伸嘴來吃只舉筷一讓他應

口便端碗又笑又說致余無法辭之后每飯未熟伊預來問言
設話專候核嘴余弁飯曰飯食粗糲不堪亦不敢讓兄至眾价
等亦曰我們也不讓你老人家罷此等之人除此外實無法可
治也

這個人姓蕭名天祐字有方也是一個府學秀才最於弄錢上明白只是不顧他那黑疤臉面處人世故到像個犯而不較的人只因他外面不與人記錄每的在暗中謀害人這一村得老少男

女沒一個不怕他亦且鑽頭覓縫最好多管人家閒事就是人家
夫妻角了口他也要早去說合吃過午飯纔走世竟有如此人耶若是大

脾胃養成又好

不解之症

些兒事体越發要索謝你若不謝他就要借別事暗中唆教人
是非三次兩次還不肯放過是個心上可惡不過的人銀錢衣服
送你就收總是要估計事情大小必至謝而后已脾胃養成又好
帮嫖誘賭設法漁利吃樂戶人的錢尤為第一因此人送他外號
咷象皮龜又咷蕭麻子為他臉上疤多故也這日正從堡中出來
看見苗三禿子在車內大笑道禿兄弟從何處來称呼苗禿子見
是蕭天祐急忙跳下車來也大笑道你是几時搬到這裡來蕭麻

子道已經二年多了如玉見他二人說話也只得下車來蕭麻子
指着如玉問到此位是誰苗三道這是太安州溫公子當年做過
陝西總督即他令尊也蕭麻子深的得打了一躬久仰久仰又將
兩手高奉道請再請在寒舍獻茶如玉還禮道弟輩今日要趕宿
頭容日在領教罷苗老子也道我們都有事得暇時再與你叙潤
蕭麻子道溫大爺與我初會我寔不敢高扳你與我是總角朋友
怎麼是這樣外道我：寔對你說了罷我家茅菴草舍也不敢居
停貴客敝村從去年二月搬來一家樂戶姓鄭叫做鄭三這個忘
八最是知好歹他有個侄女喚做玉磬兒一個親生女兒叫做金鐘

兒這玉磬兒不道是溫柔典雅還是世界上有的人物先用一句
出金鐘兒其
身價更高惟有這金鐘兒纔一十八歲他的人才真是天上碧
桃月中丹桂只怕西施楊妃還須讓的几分若說他聰明神卜管
輶還酒占筭他都是未卜先知你這里只用打個哈欠他那里便
送過枕頭來了未動先知我活了四十多歲纔止見了這樣個伶
俐俊俏追魂奪命愛殺人的一位小堂客好長街又是你陪公子
去隨喜隨喜也是春風一度便教誘如玉道承老兄盛情只是弟
母孝未滿不敢做非禮得事苗彥笑問如玉你也不必太聖賢了
又是這等既然有他兩個姊妹在這里算宵麻妹我們就暫時
勾牽法

去坐：何妨蕭麻子笑道你這禿奴才又說起其諸異乎人的話
來了如玉推却不過只得同去走：到堡西頭總是鄭三的住處
瞧了瞧都是磚包到頂新蓋瓦房坐西朝東的門樓三人揖讓入
去鄭三迎接出來到如玉苗三前請安又問明姓氏地方讓到北
庭上坐如玉到了庭內見東西各有耳房庭中間放着八把椅子
正面一張大黑漆方桌：中間擺着一個大駝骨壽星東邊有
二尺多高一大藍瓶：內鷄毛擔子一把响竹一付詳寫房屋并
為係如玉父鬻之所一則伏西邊放着一個青花白地細磁吃盤
盤內放着些泥盆泥菓之類上面掛一面牌用五色紙鑲着邊中

間寫着四個大紅字是藍橋仙境寫的俗惡之至若必雅致則又失北方忘八家本色焉耳矣
牌下掛着百子圖画一軸必掛百子圖画為所生皆祿桂也
捲生下簷子再掛百父圖也已

西邊

又貼对聯一副上寫道

室貽金釵十二

門迎朱履三千

對極雅切非忘八家再用不得

三人坐定只听得屏后有笑語之声轉身看時走出一個婦人來
身穿元青紗裝內襯細葛布大衫魚白裙兜五短身材紫紅面皮
五官到也端正只是嘴唇太厚些到纏了一双小腳京紅高底綵
鞋上綉小葉兒金蓮花走來笑着說到與二位爺磕頭說着將身
子柱下湊了一湊慌的苗禿子連忙扶住道快請坐勞碌着了到

了不的婦人坐在蕭麻子肩下問了如玉並苗禿的姓氏如玉道
你的大號就是金鐘兒麼婦人道那是妹子我呌玉磬蕭麻子道
怎麼不見他出來玉磬兒道他今日身子有些不快蕭麻子道此
時還沒有起必定是昨晚着人家棒傷了玉磬兒笑道瞎說這几
天就鬼也沒來一個然今來者皆鬼也庸
妓說話大都如此蕭麻子道你休謊我：
是秦鏡高懸無微不照苗禿子道這是你的家務事你心上自然
明白蕭麻子道你若欣愛這條路兒你就入了行罷他家里正沒
個打雜人正說着一個十二三的小女兒托出一盤茶來玉磬兒
先送如玉次送苗禿自己取了一盞坐在下邊蕭麻子道這小奴

才到我跟前就不送了我也没有別的法兒我只尋一個發大來
遲的一付好春藥再吃上二三錢人參將你三嬌子按倒那就是
我出氣的時候了玉磬兒却待囬言苗菴子道玉姐不必和他較
論都交在我身上他按倒你三嬌子我就摟住他姑娘咱們是冤
各有頭債各有主蕭麻子笑罵道這禿小廝真是狗毬裡拉出來
的話四人正在說笑中間奄的一陣香風吹入鼻孔中來人先寫
香風搢譽
金鐘耳少刻見屏風后又出來一個佳人年紀不過十八九上
下身穿朱青亮紗襡兒內套件魚白大衫血牙色紗裙子火燭紅
纏邊頭上挽着個盤蛇髮髻中間貫一條白玉石簪子鬚邊插一

柔鮮紅大石榴花周：正：一对過橋小；金蓮穿一双青綵高
底鞋兒上扎桃尖葱白小菊花兒長條身材粉白面皮臉上米珠
大儿科白疤骨格甚是俊俏眉稍眼底大有風情看來是個風流
無雙聰明第一的佳人入的門來將如玉和苗禿上下一看
打量人眼最勢
於是笑嘻嘻的先走到如玉面前說道你老好我
利炎涼不過
他竟直說不磕頭罷者他以笑代之妙
如玉連忙站起來道請坐罷苗禿接
口道不敢當不敢當
等他到你前說時然后又向苗禿虛讓了一
此樂婦女
句到不言語了娘；娜；的坐在玉磬兒肩下蕭麻子將如玉世
家說了一遍金鐘兒听了滿面都是笑容只因如玉少年清俊奔

動風流又是大家公子心上甚是動情眼中就暗用出許多的套
索擒拿想聰明娼女無一不會此技只人才值得用此眼否耳如玉是個久走嫖賭行的
人入專表差不多得婦女最难上他的眼不意被這金鐘兒語言
他一句想男子人的
眉目就混住了從午間坐到日色大西還不動身急得張華和車
夫走出走入在如玉面前站了几次又不敢催促與苗禿子不住
的逼眼色苗禿子是個隨緣度日的人他且樂的快活了一刻是
一刻那里肯言一走字張華急殺蕭麻推故解手走出来向鄭三道溫
公子這個錐兒也還看得去銀錢雖多的沒有他家中的東西物
件还多偏他也 知道 日色已晚你與他隨便收拾几樣菜兒我替你留

他將來若是殺不出血來我打發他走路也纏綬不住你是_{其言甚}_{是陰出}

_{于嫖場}中亦宜鄭三道我見他穿着孝服萬一留不住豈不白費酒飯蕭

麻子用扇股在鄭三頭上打了一下道你這老忘八真是一毛不拔就算上留不住與你兩個孩子吃；他們也好有心塲與你弄殘苗禿子在背后伸嘴道就與你吃些兒也好三人都笑了蕭麻子道你這禿小廝不知甚麼時候就悄；走來又問道他身上有現成稍也沒有苗禿伸了兩寸指頭道欄杆數是濟東道送的他身邊還只怕有些也不能多蕭麻子向鄭三將手一拍道如何是十二上門兒得買賣你們不做還等什麼際遇鄭三急忙到了后

院收拾去了蕭麻子又問苗秃子道這溫公子他為人如何苗秃
道是個世情不透露的慙小廝批詳的固是然亦太輕薄正是苗秃其人若有了錢在
朋友身上最是情長極肯幫助人待人如此情長而人反謂慙小廝因是小人無恆皆是不透露
世情之故也蕭麻子道我听他年來也甚是艱難苗秃道比你我还難
麼目今只用一半月又是財主了隨將他要賣住房得話的一說蕭
麻子連作揖道事成之後務必將哥哥也拉扯一把兒苗秃道
自幼鬼的好弟兄還用囑託他如今賭之一字勾引不動了我看
這金鐘兜又是他那一處住房的硬對頭被人量死真慙小廝也他若看不
上眼你說這試馬坡就是蓬萊島也留他坐不着這個時候兼知

恩小二人笑說着走入庭房來如玉站起道天色也想是遲了看

想二字皆欲我去罷三字足見齒無力

蕭麻子大笑道你們看大爺的性

留的口氣

兜總不在他心上体贴一點情小人與金鐘兜道我方纔在后邊

見你父親雨汗淋漓在那里整理菜蔬樂戶人家好容易收拾這

一頓飯金鐘兜忙的收拾飯就知是必留宿之客心上甚是樂極

笑盈盈的向如玉道大爺要走不過為我姊妹們粗俗心中厭惡

亦明知如玉看中自己這也容易離我這里走二十里有個黑狗

却又要如此說做勾頭

這也容易離我這里走二十里有個黑狗

兜人才甚好只是脚欠周正些世上那有個十全人我們與大爺

搬着他服伺几天就是我家飯不但吃的連看也看不的只

求大爺將就些也算俺姊妹們與大爺相會一場；要留却要之故也又將玉磬兒也勻；填入故妙絕大爺也忍心不賞我這個臉；看他下忍心二無限珍重無限惜別之意如玉道你休要罪我；實為先母服制在內实無怪如玉久坐也。大爺也忍心不賞我這個臉；看他下忍心二字其利如刀有未終恐怕人議論苗三禿道你居喪已一年多如今不過是三個月餘服未滿咱們泰安紳衿家還有父母一七未過就去嫖的正水蛋話沒見雷霹了一個兩個人家議論死三双五双如玉笑道你又胡作弄我哩已願意玉磬笑道我也不學在大爺面前說話的人知其無意于己只是既來到此就是天緣我這金妹子也是矣故出言自貶他便直說雖替金鐘識人抬斧的還求把心腸放軟些罷他便直說雖替金鐘作成亦非本心也如玉已

看中了金鐘兒原不欲去明又教他們你一句我一句說的越發不肯去了好孝子掉轉頭笑向苗禿道只怕使不得又故意作商語蕭麻子道有什麼使不得此刻若去了于人情世理上到使不得劝母服未滿之孝子入嫖局還說話間打襍的將一張方桌移放在庭中是什麼人情什麼世理放上四個菜碟安下五副杯筷又提着一大壺酒來衆人讓如玉正坐如玉要與苗禿同坐苗禿死也不肯只得獨坐在正面蕭麻在右苗禿在左金鐘玉磬在下面相陪少刻端上兩盤白片豬肉兩盤變蛋兩盤豆付皮兩盤磨姑鷄看着是八盤究竟止是四樣北方樂戶人家多是用對兒菜也是個遇物成双之意表金鐘兒

道我們這地方常時連豆付也是買不出來得是奄饌飲二位爺

是奄饌飲也

二位爺

休笑話多吃些緣好苗禿道說道吃之一字我與蕭麻包办到不
勞你懸心禿子初會五人誠諧調謹去杯來張華同車夫也在

如此爽直

南房中鄭三老婆陪着他們吃飯他二人也

算吃花酒如玉等吃到點灯已

后方將盃盤收去蕭麻子道長話短說麼我今日就是冰人月老

溫大爺着金姐陪伴苗三爺着玉姐陪伴苗禿子嘆的笑了如見其笑

將膀項往下一縮如見其形又向蕭麻子將舌頭一伸道何至做如我

一個寒士這纏頭之贈該出在何處如玉道我一總開發罷有十

壯胆苗禿又道雖然如此還不知人家要我要我自知禿頭可乞故作此

怜

可

蕭麻子道不用你看我這玉姐真

說着又看玉磬兒的神色
是江海之大不擇細流你若到高興的時候捨了小禿子用起大禿子來玉姐就不敢要你了亦最有趣如玉大笑金鐘兒也畧放
朱唇玉磬將頭一低羞愧不苗禿子不由得臉紅起來說道我不過兩鬢邊少些頭髮又不是全無你每的的禿長禿短不與人留
一點地步真是可怒看了真火蕭麻大笑道你今晚正是用人才的時候是我言語不看風色了我將來有好話兒幫襯你說罷從此道了安置如玉興金鐘兒在東房苗禿興玉磬在西房蕭麻子回家去了正是

窮途潦倒欲何投

携手歸來休便休

試問彩雲今何在

且隨明月到青樓

第四十四回

溫如玉賣房充浪子

冷于冰潑水戲花娘

嫖最好密愛幽欢情裏；恨殺銀錢少無端欣逢契友湏索讓
他交好傾倒花瓶人去了水溢花娘惱

右調長命嬌

話說溫如玉住在鄭三家中也顧不的他母孝服未滿人情天理
上何如二語罵到一味要追欢取樂却好興金鐘兒正是棋逢對
手女貌郎才二人枕上交頸被底鴛鴦說不盡美意思情如膠似

漆就是這苗菴子雖然頑光于溫存二字甚是明白玉磬兒不愛他也不嫌他二人連住了三夜如玉打算身邊只有十二兩六錢良子主僕上下茶飯以及牲口草料俱係鄭三早晚措辦若再住上儿天作何開發花過大錢的人惟恐被人笑話就將那十二兩儀程做了二人的嫖資还剩腰中有六七錢良子也賞打襍的使
用要與鄭三說明告辭起身苗菴子私心还想再混儿天怎當的如玉執意要回去鄭三兩口子雖然歎留也不過是虛盡世情知他的良子已盡住一天是一天的白貼撓然忘八家打笑道這金鐘兒心愛如玉那里肯教他走了又硬留下住了二日相訂半月后

就來方淮回家玉磬兒又怕他叔嬪怪他待客冷漠也只得與苗
禿叮嚀后會臨行時金鐘兒甚是作難和如玉叮囑再四方別二十
兩買出点真
兩情也還罷了二人行在路上一個誇金鐘一個讚玉磬說的搶不
到口中直說道泰安住口一到家便催苗禿到泰安尋買房子的
人嫖心大
發作矣來來：往：也有人看了几次爭多嫌少總不能成苗禿
子內外作合鬼混了二十多天還是木行買言明連磚瓦石條與
如玉一千四百兩良子苗禿子暗吃的一百五十兩如玉定要壹
千六百兩苗禿子急得了不得時：劝如玉道你要看破些兒罷
如今時候艰难買得人少賣得人多小心耽擱了機會除過這個

主兒不說千四就是一千二百兩要賣還怕沒人出我心裏到想
與你賣一萬艮子怎沒人出奈何誰道我不向你到向了外人不
成如玉被他逼迫不過又減了五十兩正在爭論之際只見張華
入來說道試馬坡鄭三差人請大爺來了催賣房的還有兩封書
字一封是與苗三爺的如玉接在手內拆開和苗亮笑着同看樂
見一紅紙帖上寫着絕句一首道

蓮花池畔倚迴廊

一見蓮花一恨郎

郎意擬同荷上露

藕絲不斷是奴腸

詩好

傍邊又寫着三個大字你快來

此飛
也

上寫着書請溫大老爺移玉

下面落着名字是辱愛妾金鐘兒具書內有小荷包一個裝着個
班鄉比目魚兒聞了聞噴香班鄉亦有又拆開苗禿書字見也是
香也奇

一首絕句

君頭光似月 見月倍傷神 寄語光頭者 應憐月下人
傍寫俚句呈政可意郎苗三爺知心下寫薄命妾玉磬兒搖尾如
玉看了笑的前仰后合不住的咲妙不絕苗禿子將詩扯了個粉
碎擲于地下想此時禿眉眼比詩还大有可觀如玉見他耳紅面赤真：怒了也
就只的住笑向苗禿道咱們还得與他一回字苗禿子一声也不
言如玉又叮問一句苗禿道我無回字怒如玉道我和你商酌這

來的人誰道教他空手回去我意思與他一兩良子你看如何苗
禿道一兩的話虧你說的出至少也的與他一百兩總像個做通
總督家的体統如玉道你這沒好氣在我身上恣放怎麼苗禿子
道你在嫖場中不知經過多少像這一行的人來不適與他吃上
一頓飯十分過意不去與他拿上三頭二百老錢若東來的一兩
西來的二兩他們吃着這個甜頭婊子們本不願意與我們寫書
字他還要懇求的教寫你頭一次與過一兩二次你連九錢也不
好拿出只是日：支應忘八的差人罷他若嫌晦氣打發的少不
如意他回去就說些許多不好的話禿子到是老作家如玉也不

回答一面吩咐張華收拾三葷兩素五個菜的酒席管待來人自己取出一張金箋細紙恭恭敬敬的寫了一封回書又尋出調龍

一条

頭碧玉鑲簪係他妻洪氏所遺包在書內想算着家中還有二貫餘錢難做賞封着張華拿出錢去換了一兩良子用紙包好上寫茶資一兩餘外又賞了三百錢路費可謂厚于待人苗彥見他如此慎重想了想將來還要與玉磬兒相交形容的不好看只得煩如玉與他寫一封回書也要求一件押包的東西如玉批評他道你三十歲的人連個蕭麻子和你頑要你也識不破你想玉磬兒怎麼不知好歹也不敢煩人做這樣詩打趣你還反要在朋友身上

使頭臉苗禿連忙殺雞拉腿的認了不是如玉與他寫了四字又尋出一副鍍金耳環填在書內將送_了來的胡六兒叫入來細問了一會許在五日內定去又留他住_了幾天胡六兒道家中沒人小的回去罷金姑娘還不知怎麼盼望回信哩

樂毛人也
替他上情

苗禿子慌忙將賞的良錢並書封付與又囑咐替他都問候胡六兒叩謝去了

苗禿道無怪乎婊兒們個：愛你；寔是外才內才俱全的人那日臨別時金鐘兒分明對着我與蕭麻子怕我們笑話他：

眼里淚汪汪的光景差些兒就放聲大哭

此苗禿哭不逼從着他快去少要一百兩房

你原說下十几天就去到如今二十多天不知把個孩子想成

怎麼的個樣兒了你今日又許下五天就去房子又不成可憐這
孩子一片好心只和付之流水罷了來回用金鐘兒催他此正是
好播弄憨小子的尅極妙法耳
如玉道我心里是急的要去無如房子不成苗禿道你止知房子
一十四百兩不賣你那里承他矣知到買房子的人甘苦你是何等聰明
甚麼事兒还欺的了你又窮力奉得年來木價甚疲他買下房子还
的雇人拆又要搬磚弄瓦又日日要茶飯工錢又的雇車往城里
拉幢；的三根柱兩條樑零碎出賣再若借上人家的艮錢出上
利息还不知誰賺誰賠哩以上通是替買主說話分明遇着這兒個瞎了眼
的木行若教我買不說十四銀子就十二艮子我也不要他我只

恐怕他不要反悔就好若反悔了這試馬坡不但你去不成連我也去不成了

苗禿之才亦止可愚弄如玉這憇哥兒若到第二個敗家定要大動疑心說苗禿与木行夥買不了精暗中吃了良錢人家養下這等兒子不如絕嗣罷了不怪俺依如玉天氏隱性亡形出家李道只怕在家養了慈兒多費心神矣

兩眼磁瞪着樣光溫總督若沉吟了一會將桌上用手一拍道罷罷就是一千四百兩罷只用三个墨字將房子墨了个精光試馬坡穩到矣我也心忙意亂了只要與他們說明等我此時尋下住房方可動手苗禿道我連這一點兒不能與你想到還等什麼办事人我已與他們說過講倒買賣當日現交五百艮子下欠九百此時與他騰了房子再交还要與你立一張欠約無論前院后院留下一處其餘讓他們先

拆几天陸續变賣好办這九百良子如玉道就依這等罷這就極
妥良子成色俱要足色苗秃道何用你說我刻下就去見話今日
就與他們要立契萬一遲延怕他們反悔此正是怕的
如玉反悔刻下飛跑得去了隨就將木行咅來兩家各立憑據果然本日便兑了五百良
子看去到像溫如玉發財矣却正似該鄭三那老忘八發財亦如
喬大雄得了珠子便會着般氏与文輝妻又送冷于水家使用
天下事一得一失有何一定也如玉謝了苗三秃二十而又得了二十明賺良子就托他去
泰安尋房苗三禿道我也不在這長泰庄住了為葵弄房如玉道
我正有此意湏尋在一条巷兒里方好你且和我到試馬坡去回
來尋房也不遲苗禿道你的房子非我的房子可比也要不大不

小像個局面事情貴在速办你想一想一邊住的一邊拆的那橫
三順四逐日家飛土揚塵似個什麼格局对着本村親戚朋友臉
面何當此又是受不得行囑托捉其早離也如玉連忙點頭道你說的極是我獨自

去罷那里还有蕭大哥相陪我还要買些東西送他苗彥道送他

水礼不是意思到是袍料或是裝料罷了我們用他處多哩伏下五十五

三如玉道我知道了忙忙的收拾安頓連夜雇車向試馬坡來

至于連夜本村人見如玉如此行為夜晚與他門上貼了四句俗語道

敗子由來古懂有錢無不走承試看如玉嫖金都是祖宗樣標

到次日午后離試馬坡十數步地看見一人面同秋水体若寒松
布袍草履翩翩而來如玉在車內仔細一看呵呀了一聲連忙跳
下車來打恭道冷先生從何處來此乃倒用筆法使如玉遇于冰
在此處為六十四回伏案預藏
一大
閨
真全
小弟想殺
原來于冰自平涼眼濟而后一路遊行于冰
至此要看金蓮二人不意与如玉遇着
亦連忙還揖道尊制想必是太夫人吉逝了麼如玉道自別長兄
後屢遭變故苦處一言難盡此堡中有我的一個朋友他家中也
還乾淨長尤可同我去看坐坐少叙離索之情于冰道甚好但不知
是個甚的人家如玉道是個讀書人家非所以對于冰也于是二人携手
同行車子隨後到鄭三家來鄭三迎着問候又到于冰前虛了虛

處字

妙

于永便知是個混賬人家又不好立即避去只見院中一個

小女廝喊咅道二姑娘溫大爺來了如玉讓于冰到庭內彼此叩

謝坐下只見東邊房簾起處走出一個年少婦人來看見如玉

說道

你

好謊我一去就不來了如玉站起道只因家裡窮忙所以就耽遲

了几天又問如玉道這位爺是誰如玉道這是我最好朋友冷大

爺此刻終遇着金鐘兜復將于永上下一看見雖然服飾貧寒却

目秀眉清骨格氣宇與凡儕大不相同不由的心上起敬恭順

的磕下頭去大奇想聞人多于冰扶起心里說道這溫如玉真

故能相人面也

于永扶起心里說道這溫如玉真

是牲口身穿孝服就做此喪良無恥之事罵入骨隨即站起告

別如玉那里肯依金鐘兒道這是我出來的冒昧了此亦不可少
一疑金鐘
兒真是伶俐聰明于冰再看如玉見他愛敬的意思着實誠切亦且嘻哈：與不知世事的一小娃子一般二句將如玉半生道盡又見他衣服侍從也是個缺錢的光景心上又有些可憐他只得回身向金鐘兒道你適纔所言過於多疑我到不好急去了對此筆又大家半下正言間轉身後面玉磬兒走出到如玉前敘潤將于冰看如玉一眼也不讓句磕頭就坐下了原是蠢才是苗裔之配偶即此如玉道眼力便不金鐘兒相左天涯

終來的號玉磬指着金鐘兒道他叫做金鐘于冰笑道到都是值錢的兩件器皿湊東拿上茶來如玉道冷大爺不動烟火之食我

替代勞罷又向玉磬兜道苗三爺着寔問候于冰問如玉道公
子為何不在家中却來樂戶家行走如玉長嘆道說起來令人氣
死恨死愧死就他遭叛案逢尤魁以至於母死妻亡的事陳說一
遍又問于冰動靜于冰支吾了兒句又要起身告辭總是鄙薄如
玉拂然道小弟不過窮了人還是旧人為何此番這樣薄待小弟
况一別三二年來今日好容易會面就多住上儿天也还是故交
情分于冰笑道當日在貴村公子富貴時我亦未嘗乞憐只因兩
個朋友要去尋訪如玉道就可是連金二公麼于冰道正是如玉
道為什麼與老長兄分手于冰道我們出家的人聚散無常他二

人也只在左近酒去看望一回金鐘兒見如玉十分敬重于冰也
只在傍極力款留于冰堅意要去已辭三如玉道小弟昔日或有
富貴氣習待朋友處如今備嘗甘苦長兄若將今日的溫如玉當
昔日的溫如玉那就是錯認小弟了余則曰今日比昔
日未強分毫可于冰听了他這兒句話又見他仙骨珊珊不忍着他終於墮落听他道說
的話似有回頭光景却錯認了痴子有何回頭于冰事：如神惟
于如玉身上大走眼力只因憐惜他所致也復行坐下鄭三入來說道請大爺與客爺到亭子上坐此處太熱
如玉听了便代做主人拉于冰同去不想就在這庵房東邊一個
角門兜入去裏面四圍都是土牆種的鮮花鮮菜中間一座亭子

也有几株柳樹毫無可趣正是
忘八家園亭子于冰見正面掛的一面牌上寫小
天台三字用劉阮誤入之意柱上掛一副木刻對聯道

傳紅藥葉

入之

誤

柱上掛一副木刻對聯道

于冰看了大笑道到也說的貼切又見桌椅已排設停妥桌上放着六
大盤西瓜桃梨菜品之類這是張華與鄭三為于冰不動烟火食故也如玉看見大喜讓于冰正坐如玉一旁相陪金鐘玉磬坐于下邊于冰見已收拾停妥也隨意吃了几件少刻酒肉齊至此前一番相待豐盛許多想已賣了如玉見鄭三入來隨說道我與蕭大爺帶來寶藍紵綵袍料一件綬鞋綬襪各一双湏你家胡六兒同張華去送：鄭

三道小的同張大爺送去罷大爺稱呼張蕭大爺從前日往大元

華省

莊去了開去蕭麻省

華省

如玉道你去更妥于水又要告辭如玉道長

許多筆墨也

省

先再不可如此我还有要緊話請教金鐘兒接說道我們原是下

流人家

他亦敬于水極矣下流二

人家無一箇肯說留冷大爺就是不識高低今日

光已落下去此地又無旅店和溫大爺長談最是美事玉磬兒也

道我們有什麼臉面千萬看在溫大爺分上罷于水大笑道今日

同席皆我們萬年想不到的事真是出于意外你兩個相留與溫公子不

同我就在此處住一晚罷如玉方終欢喜于水道公子年來氣運
大是不堪未知将来还有什麼事業要做如玉道在老長先前安

敢有一言虛說小弟于富貴功名四字未嘗有片刻去懷意欲明
年下鄉場正預煩長兄欲_預斷于水道科甲二字未敢妄評若言
及功名富貴公子自有一番驚天動地施為異日不但拜相還可
位至公卿_甫伏下六十_四如玉大笑道長兄何苦如此取笑于
永正色道我生平以相面為第一藝常笑唐_李柳_莊斷論含糊仔
細看公子氣色秋冬之間还有些小不如意處明年秋后必須破
財見点口舌過此即入佳境若欲求功名富貴必須到遠方一行
如玉道凡時起身為吉于水道日子不必預定公子幾時到不得
極不得意處那就是起身的時候了到那_是不必你尋我；還要

尋你助你一臂之力保管你吐氣揚眉如玉又喜又謝又問功名
富貴到都中怎麼個求法于永道臨期自有意外際遇此刻不必
明言玉磬兒金鐘兒也都要求于永與他相：不用相有儿子的命于永
與他們都說了几句興頭話四人坐談到定更時分如玉笑道老
長兄正人君子小弟有污辱高賢的言語不知說的說不的于永
道你我知契就說的不是些也無妨如玉說道長兄遊行天下這
倚翠偎紅的話自然素所厭聞今晚小弟欲與長兄破戒教這玉
磬姐陪伴一宿未敢肯下顧否何不送于永道我正有此意只
是一件我與這玉卿無緣你若肯割愛到是這金姐罷偏要奪其所愛如

王大笑道長兄乃天下奇人金姐恨不得攀龍附鳳但風月場中
說不得戲言信于未必不于永正色道我從此時是個說戲言得的
人竟要害如玉見于永竟認真要嫖心中甚是后悔自己多事又
做大事如玉見于永是他也最敬愛的人就讓他一夜也還過的去伏四十七回
因于永是他最敬愛的人就讓他一夜也還過的去何公子的事
又向金鐘兒道你真乃有天大的造化金鐘兒暗瞧了如玉一眼
隨即也不說了也不笑了做出許多抑鬱不豫之態是在如玉面前表節操也
于永但微笑而已向如玉道我一生性直既承公子美意便可早
些安歇明日还要走路如玉道極好无奈于是一同起身到廳房
院中如玉又暗中安慰了金鐘兒几句金鐘兒道你也該達知我

父親一声如玉道我自然要說于永入了東房見簾幙垂紅毡毯鋪地擺着些桌椅箱櫃字画滿牆炕上堆着錦被爐內煨着檀香甚是乾淨玉磬兒告辭去了如玉还在炕上坐着說笑于永道公子請罷我要睡了大有不緩片刻之勢令人不能測度矣如玉剛纔出去于永將門兒閑閒親自從炕上拉過被褥來鋪墊將衣服鞋襪都脫在炕後被內一鑽向金鐘兒道我先得罪你罷金鐘兒笑道只管請便心中思忖道這姓冷得這般情急必定床上利害若承受不起該怎處樂戶婦人遇陽異常者亦所深惧要知這金鐘兒是個最有性氣可惡至極的婊子第一愛人才俊俏第二愛良錢此二句

個：心地如此不他若不願意的人雖殺兩刀他也不要鄭三家
是金鐘一人耳他若不願意的人雖殺兩刀他也不要鄭三家
兩口子也無可如何只因他看于永穿戴雖然貧寒人物清雅風
流強似如玉五六倍看年紀也不過是三十内外只因知道他不
能久留溫如玉是把長手所以頭前緣做出許多不願意的光景
綑縛如玉究竟他心上極願意與于永款洽表出金鐘隱情今見于永先
睡下了他便連忙在粧台前拂眉掠鬢却簪环在后炕換了睡
鞋將衣服脫去喜：欢：的鑽入被來只見于永面迎上睡着不
言不動先用手向胸上一搭覺得其冷如冰寒入骨髓又往肚上
一摸也是如此真_此是冷推了推也不言語仔細一看見他口中

流出水來想是冰消心上甚是怪異急的問道你是怎麼樣了

只見他兩眼圓睜只往頂棚上看連忙又用手推搖听他肚里大

响起来少刻見他將嘴一張有碗來粗細一股水從口中咕突：

冒將出來

大可絕世倒那見有吐水嫖客矣乎

嚇的金鐘兒神魂俱失也顧

不的穿褲披上件衣服跳下地來開門兜一邊往外跑一邊大

呼道你們快來冷

大爺不好了讀此不

禁破頰衆人都还未睡一齊跑到

問道是怎麼金鐘用手向房內指道你們快看去了不得了

足見驚詫衆男女搶入房看視不見于冰絕止見被兜高起像個有東西在

內忙用手掀起一看原來是他家庭屋桌子擺着的大藍花瓶

有二尺多長睡在褥子上面這也是丁客一笑將被被毡枕一並濕透及
被禱四金鐘兒急褪着穿褲子然後從頭至尾說了一番一家兒
大為驚怪把一個溫如玉樂的挺胸拍手大笑起來金鐘兒怨如
玉道不知從那里勾來一個妖魔將人一床好新鮮被禱壞的停
當當還不知笑的是甚麼如玉越發大笑道壞了你的被禱我
賠你的我見他答應着要嫖我就心疑他不是做這事的人不想
果然說了又大笑起來鄭三道快点灯籠尋一尋他藏的那里去
了如玉笑道把你這住院算個甚麼就將于水在他家如何頑耍
戲法如何從大磁磚內走了今日替換一花瓶不過用一吹氣之

力值個甚麼

話亦不虛

說罷又笑起來衆人听了皆吐舌驚奇鄭三道

這們一位奇人何不早對我們說知好另外敬重他些終是金鐘

兜道還敬重他怎麼你們只看把炕上毡也湿透了

寫這一瓶水亦有餘波

就是會要戲法也不該如此害我；又沒得罪了他

前聞他嫖故作許

多慾態

非罪雖如玉越發笑的不止鄭三道你們同我來到要大家尋；于

是打了燈籠先照庭內正面花瓶果然不見了幾枝蓮花也丟在

地下了又裡邊尋了一遍那里有個姓冷的影兒一家兒見神見鬼的吵亂了半夜方歇正是

螢火休言熱

冰蟲莫語寒

不知天上客

猶作世人看

第四十五回

連城壁誤入驪珠洞

冷于冰奔救虎牙山

遊賞却逢魔肯犯清操羨綺羅勘破個中情興事叱喝何惧此
身受折磨。救友遇仙客聊藉謙柳作解和指授天罡着落處
情多一任朝夕細揣摩。

右調南鄉子

此碑別種楷書並未
所見為丹書有之南
者坤位也鄉者本鄉
也說之燕在西南是
本鄉也

話說冷于冰將花瓶移在金鐘兒被內藉水遁出了試馬坡頃刻
即到了瓊岩洞門口用手一指兩扇自開走將入去大咗道連金

二位賢弟在那里叫了幾聲不見答應想是二人都睡着了麼這
如何修煉得成走到石堂見有几件衣服丢得東三西四忙到后
洞看視米也一粒無存只有斧頭舊絳等物心上甚是驚詫如此
真是波翻浪起寫來
令人不能端模回到前堂坐下思想了一會大聲長嘆道我雲來
霧去看望他們一遭何准何必拘定三年此必是打柴取水必被
異類定傷了性命不然或米盡到別處就食不由得滿懷痛悼淚
濕衣襟又想道或者是他們受不的清苦下山另做事業三想皆
在情理之又想金不換還有二三分信不過那連城壁是個斬頭憑血的
漢子斷不至壞了念頭思来想去心上甚是不寧猛想起碧霞宮

玉皇廟二處即速差超塵逐電分行查報等至五更后二鬼一先
一後回覆言細問各山土地山神從未見二人行走逐電道小鬼
回來時遇本處山神問知連城壁數日前还在山前山后来往營
幹近日再未曾見他于永道如此說城壁性命还在收了二鬼此
二鬼已十三次算計找尋地方直到東方漸明看得石堂左壁上隱隱的
有些字跡急忙走到墻下一看原來山中無筆墨仍是用石頭在
石壁上寫的只見上寫道

弟等從嘉靖年月日在此洞與大哥分手至今苦歷寒
暑三十九個月大哥原說米盡即來今米盡已四個多月日食

樹皮草根總不見大哥回來是立意絕我二人也

此句怨本月初恨極矣

六日金三弟出洞尋去食物不知所之先去了弟在本山前后找

一斤

弟在本山前后找

尋四日杳無踪跡大約為虎豹所傷言之肝腸崩裂痛不欲生

是寔

城壁之言義烈動人今止留弟一人甚堯淒涼難過于本月十一日出洞去

湖廣衡山尋訪大哥又恐大哥于無意中遊行至此難尋我等故

于兩邊石牆各寫此話下寫着

弟連城壁頓首

于永看罷一喜一憂有下落而未定生死屈指算他七月十一日出洞今日

終二十一日十天工夫想必也不能遠了若金不換改了念頭不

別城壁而去也未可知此人尚何足惜想了會出洞用符咒封了

洞門架雲光飛上太虛再說連城壁自出瓊岩洞後他獨自便赴衡山喜得他修煉了三年有零勇猛向道精力日增講到凝神煉氣他真是百倍純萬因此他氣滿無飢神固無昏三五日不食不飢即多食亦不甚飽他止七八天便到了武昌他還要隨處玩景遊山一日從虎牙山下經過心里想道我何不入此山遊玩一回也是出家人分內的事一步走上山來起初離川面相近还有些人家兩三天后便通是些層巒峭壁鳥道深溝這七月末旬時候山中菜食熟者甚多隨地皆可飽食又仗着于永授了他的遂邪護身二咒每晚或在山灣或在大树下打坐那日早間攀藤附

葛走過四五處峯頭見山下一条路徑甚是奇異一株桃一株柳
和人栽培下的一般又走了一會見前面方正一塊山地四
周圍都是異樹奇葩參差掩映禽声鳥語啼轉無休及至走到中
間見半山坡中有一個洞門半開半閉城壁作念道這裡面必有
神仙我修行六七年或者今日得逢高人亦未敢定走到洞門前
向裡一望看得黑洞洞的一無所有又听了听裡面的風声如牛
吼雷鳴一般不敢輕易入去折了一枝大桃樹條往下一探不過
是三尺來深就是平地城壁本來胆量最大今又修煉了這九年
越發胆氣壯了將身子向洞口中一跳用脚蹬了蹬都是石頭台

皆走將下去听得風声更大又好像有迎頭水來的光景古洞多
敢入者有几人再听時澎湃擊搏之声甚是驚人又走了几步都是上去
的台階摸摸：端的上了兩三丈高方是平地冷無逼人隱

見前面有碗口粗一個亮孔走了半里多路方到跟前原來也是個洞門不意那風声水声都是這個門兜里送出去的未明走根底走出去一看原來另是一個天地對面有白石橋一座橋從西往東流着五六尺寬一股清水過了橋西邊一帶松柏森列低頭細細一看見裡面有石橋欄阻併無道路又慢細看東邊有一條石頭碎砌成道花木成行灣曲不知通到何處正中間有兩扇

大石門石門內立着招涼石屏風一架

其石屏風如此城壁道我且入去

一看走入門內轉過石屏見一院子甚是寬大兩旁各有數間石

房二子也與別處洞房不同上邊各有石窓櫺糊紅紗翠紗精

奇第一門上竹簾掩映石房外面盡是石欄杆圍繞上面鐫刻山

水人物精奇可愛

其石欄杆如此

院內有大樹兩株樹葉盡皆金色其大

如斗

其樹如此

樹頭上雲蒸霧湧似有神仙棲止

樹上如此

正面是三間大

石殿中間楷書大字鐫着驪珠仙府

其名

窓櫺柄扇都是玲瓏透

露倒垂着翠羽明簾

其簾如此

甚是華美城壁听了听寂無人声于是

大着胆子先走入正殿內一看見四面懸着八粒明珠各有一寸

多大小其珠如此大抵皆靈蜂神胎偏星照乘之類晶瑩爛熳

洞田此為名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可與日月同明正面擺着水波紋大天青石儿案一張光潔如玉

儿案上都是商彝周鼎三代以前法物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麻姑圖画的風蠟霧鬟瀟洒多姿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一副对画字若蝌蚪之形一個也識不得儿案前有攀龍乾碧羅

漢石床一枝

集其床

床上鋪着五彩洋絨綵褥有一尺餘厚床前一

張大雲木方桌：上放着一個紅玉石新玉叫做碎碾轉枝蓮茶

盤兒其茶盤茶盤內有銀晶茶孟四個

集其茶孟

桌子兩旁放着立

山石椅四把如此也鋪着洋絨墊可東邊又是一枝八板七寶轉

閨床：架上絞綃幔帳斜控着一对玳瑁鉤兒其帳如此 西邊牆脚
下又是一張雕刻瑤葉石長條几其條几陳 又如此 儿上擺列着宝鑑金鉉
珊瑚樹木榴盤等物其條几陳 設又如此 墻上一付大橫条画着一条烏龍
蜿蜒于白雲之內 双睛圓視渤海欲生其橫條 又如此 城壁看了心中想
道瓊寶闢美玉明珠原来是仙家用的只是駕椅褥墊却太艷麗
些了走下來又到各房內看視見箱櫃棹椅盆碟碗碟凡世人所
用者一一俱備又見厨下有些青精玉屑腹脰鶴跖食物又又有
酴釄桑落椒桂羅浮等酒城璧心內作讚真：仙境數十種酒並
非五谷所造其酒背陰牆上掛着許多山禽野獸鱗介之類其腥之

物又城璧心疑道仙家吃酒有之难道神仙也吃肉麼真可仔細
看來此地絕非佳境不如早些兜出去為是又瞧了瞧西邊還有
個小門兜大要通于后洞正欲出去猛听洞外有笑語之声主人曰來
了連忙回來跑入一間小石房內偷看只見四對絳紗灯想來是
為洞外黑暗之故中間二位美人一位有三十四五年紀生得修
眉鳳眼檀口朱唇嬾嬾；大有風態后面一個生的更是齊整
年紀十八九歲星眼娥眉朱唇玉齒面若出水芙蓉身似風前弱
柳湘裙飄蕩蓮步移金其容貌如此真是千万妖嬈二人还是古時打
扮頭挽玲瓏蛇髻身穿大袖綃衣跟着三四十個侍女其侍從又如此洞

后又出來四五個婦女迎接覺蘭麝之香透入肺腑湏臾二侍女前去將正殿珠簾捲起見他二人東西坐下敘談閒話只見那少年婦人雖是說笑眉目常帶些猶豫不足之態又听那中年婦人說道妹：要放開怀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一般若找尋那南眼北夫何難千：萬：要尋個有仙風道骨的奇配原是慢：我尋不可性急況又要文才相貌漢仗風流十全的人能有几人瓊凡日我到安仁典舍利寺為望賽飛窮的女兒梅大姑娘應第他竟是個有志氣的娃子因他母親被冷于冰雷火珠打死他時：想要报仇題起來便兩淚千行只因冷于冰的本領越發大了伏

七十一回 傳道事

他無可奈何近來梅大姑娘訪知他和一猴兒叫做個
猿是個猿什麼一時也忘了他那猴名子在湖廣衡山修行又說
他渡了兩個人一呌連城壁一呌金不換打听詳細至此城壁听他說畢
心中說道罷了不但走于妖穴更且還是我們仇家真是可憲之至再听
那中年婦人道這三人的人才还算冷于冰為第一他生的齒白
唇紅眉清目秀不但古來的衛玠潘安不如他就是西廂記的張
生也還差他几分如此引証真是妖語其次連城壁的人才也不錯亦在物色中
爰多說他身高漢大相貌魁偉一部上號的連鬟黑鬚蚕眉河
目氣宇軒昂站在人前寶筭的英雄丈夫惟金不換身材瘦小帶

着些小家子頭臉頭臉有大家小家是個無用的囚貨便不換之令鷹氣

殺那少年婦人道姐：何以知的如此詳細中年婦人道梅大姑娘不過能知他們的名姓有我新結拜的個妹兒名喚紅仙子他在山東泰山碧霞元君廟后有個懸崖洞他在那里居住月前我在他那裡閒坐他說三年前冷于冰三人在元君廟內住了許久這九年冷于冰不知在何處連城璧金不換俱搬入太山瓊岩洞修行時常見他們打柴取水他說起這連城璧來就愛的眉歡眼笑只為不敢惹冷于冰不敢下手這日我見妹：心緒不寧我怕你患多成病已立定主意在三四日內親到瓊岩洞去：若逢

着冷于冰將他們一總拿來將冷于冰讓與妹：留下連城璧我
也拿你們少年風流風流若遇不着冷于冰將他二人拿來將連
城璧與你成就好事也是你我同胞姐妹一場微盡一點薄情就
是金不換也有用處白日教他担水掃院不換差晚間任憑衆女
廝解渴連城璧听了嗟嘆道人家还要去拿我：就自己送上门
来真是晦氣又听得那少年婦人說道姐：這話真令人感謝不
盡只怕冷于冰的本領利害也是枉費了心机那中年婦人冷笑
道我聞听冷于冰手內止有一雷火珠別人怕他我何惧之有那
少年婦人听了方纔展目伸眉喜悅：的笑將起来又听得殿傍

一個婦人道二位公主適緣的話都是避易就难專尋着惹氣事
普天下俊俏才郎何止千百只用二位公主到人世走一走就可尋
好兒個來何必定要冷于冰這些人況冷于冰等非大動干戈他
宣輕易順從定知可以不必麼此說亦不可少那中年婦人笑道你這丁
頭曉的什麼世上俊俏人物固多俱是比夫無奈他到我們手內
命運不長多則一月少則二十餘天就精枯力盡便成無用之物
好利害這还是稟賦強壯得若似薄弱人不過十天半月就死了聞笑竟有願招孤狸者請招此狐除無濟于事反着人添許多抑鬱悲悼原來如此
這冷于冰等他們是會凝神煉氣銷固元陽至平常也支持八九

年何況他們俱有些仙風道骨就是老大王巡行到此看見也像
他門上個女婿方頭的俺姐妹們不肯失身匪人呵呵：公子也
的無怪世人有說這句麻詩又一個侍女道今日二位公主方見了点笑容月前
大全礼道酒光顏色甚是鮮艷今日裡婚姻有望該和大公主
泡下一碟琥珀酒暢飲一番那少年婦人道我正有此心到被丫頭說着了衆婦女
聽的要吃酒一個：東奔西走起來連城壁心下道好了我看這
些婦女十有八九是些狐子狐子們最好吃酒吃起來不醉不止
話到像曾見過的等這兩個有本領的醉了量這百十個狐娃子也还不
是我的意思話近我要走他們也阻攔不住正鬼念着兩個侍女

走來城璧道不好東瞧西瞧無處可躲那兩個侍女將簾兒一掀
入來看見城璧完咷喊起來說屋裡有了生人了城璧此時活急趁只見
衆婦女一齊跑來將簾子掀起七声八氣的亂吵少刻見那中年
婦人走入將城璧上下一看又笑道妹：快來不想你的姻緣在
這里哩毫無避護大叫奇說罷問城璧道你是那裡人城璧到此田地
也無法迴避只得朗應道好朗我是山下樵夫因失迷路途誤走
到此那中年婦人道你咷甚麼名字城璧道我咷陳大婦人笑道
成大也罷成小也罷既然到此就是天緣這間屋子也喪賣貴体
城璧想道既已被他們看見在這間屋子鑽一年也不是個了局

旋即大模大樣走出來到正中殿上坐下那些婦人們四門圍繞沒一個不是喜笑盈腮那中年婦人道你可認的冷于冰麼已認了城璧道我不曉的什麼冷魚精如何裝得過我是個山下窮人一家免人口指我一身度日只求夫人快放我回去罷称呼夫那中年婦人道你歸心既切我也不好強留你去罷城璧大喜別了夫人走到洞門前一看見鐵棍中穿上有三把大鎖挿趙也飛不出去只得又回來說道洞門封鎖出去不得還求夫人開脫那中年婦人笑道客人且請坐容我細說城璧只得坐下那婦人道我是錦屏公主自称公又指少年婦人道他是翠黛公主我們都是西王

母之女

西王母何不幸也

因為思凡降謫人間在此山數十年從未遇一

佳士我有

客人神氣充滿相貌魁偉必係有大福命之人今欲將

我這仙妹與你配合夫妻這必是你世修為終能入得佳境逢

此際遇城璧道我是個福淺命薄之人安可配西王母之女兒你

只開了門讓我出去便是我的福

像城璧之言直言直語

那婦人道你休說

這一層門兒就是你來的那一層門已俱用符咒封固便是真仙

也不能出入的你到要把走的念頭打歇成就婚姻要緊城璧道

我沒見個神仙還急的要嫁人

出語極妙極有趣

那婦人道你說神仙沒

嫁人的沒招贅的事麼我數八個你听韋夫人配張果瓊英嫁裴

阮弄玉要了蕭史花蕊夫人配了孫登赤松子攜炎帝少女飛昇
天台二仙姬留住劉晨阮肇雖道不是仙緣成就麼城璧道這都
是沒考証的屁話一語駁倒只見那少年婦女將一把泥金色扇
兒半掩半露遮住了粉面入偷的送了城璧一眼偷送二字有無
限風情在內然後含羞帶愧放出嬌滴：的声音說道招軍買馬而家願意既
然這客人不肯俯就何必一定誰為人家姐：不如放他回去罷
寫妖狐拿人如此賣弄風情足見城璧道力大進

城璧道這几句話還個有點廉恥得的非像城

璧方人再不能出此言非城那中年婦人怒道只我是沒廉恥的
廢生氣你着蠢才我也沒閒氣和你講論吩咐左右侍女快設香

案拉他與二公主拜天地

妙字好索性不要這廬心二字使用

衆婦女霎時安排停

當請城璧出殿外行礼城璧大怒道你們這一窩子都是這般無
恥窩字我豈是你們戲弄的人麼那中年婦人道你們听他好大
口氣到是我們無恥他不知是個甚麼貴品人物便戲弄不的他
于是笑吟吟的站起来將那少年婦人扶住道起来和他拜天地
去這是終身大事到不必和他一般見識又向衆婦女道犯這
沒福頭的拉起他來

雖是狐程若是絕色沒福頭三字罵的未

當不是此我千年萬年而不可得的遇也

衆婦女聽了一個嘻嘻哈的將城璧亂拉乱推起來城璧大
怒輪動拳頭將那些婦女們打的頭破唇青腰傷腿折那中年婦

人跑出殿外罵道不識抬斧的野奴才你敢出殿外來
以罵激城壁
以罵之以
油燈火再無不出者城壁大喝道我正要碎死你這淫婦的墓狠說罷將身一蹤已跳在台階下面婦人忙將一個紅綠綢兜向空中一擲在手不過碟子兜大小一擲便有一間房大向城壁頭上罩下來城壁急用兩手招架已被渾身套住婦人把絳頭兜一抽城壁便双脚難立和倒金山玉柱的一般跌翻在地衆婦女搶來擒拿城壁在綱內不能動搖猛想起此處又用于永傳與他的逐邪咒暗念了一遍衆婦女顙：倒：奔走不暇那中年婦人笑道我还未看出他肚里到有兩三句春秋哩說着也念了几句將城壁一指隨

即輕移蓮步用右手將城璧一提到后洞去了其力吊在一大石
梁上笑說道你此時回心轉意我即饒你說罷到前殿向妹子道
此人臉面上竟有些道氣看鬚眉漢仗有十二分是連城璧但不
知他怎麼與冷于永離開今日又到我們洞中明日妹他親去和
他一講他見了你便與我大不相同不言洞中之事再說冷于永在雲中行去猛
听的后邊有人大咅道冷賢弟停雲不來令人想于永吃驚道雲路中
是誰喚我急：回首一看心中大喜原來是桃仙客兩下裡相逢
頭一會于永拱手道與師兄一別二十餘年時：渴想今日相逢
真是意外榮幸仙客也奉手道你我安仁此分袂應在十

是好些年月賢弟勇心向道功夫已到六七真令人可愛可敬于
水道敢問師兄閒遊何地仙客笑道我那裡比你一刻也不敢閒
遊今奉師命因連城璧在虎牙山有難恐你查訪不及有致耽悞
着我傳諭于你非此則從何地尋起此即穿針引線之法星速救應于永大驚道未知
他有何難仙客道他原欲去湖廣衡山尋你路過虎牙山誤入驪
珠洞被兩個狐狸精強逼成親他執意不從已綑吊至今四日四
夜了若再有遲恐有性命之憂祖師吩咐令你一去不但有益于
他亦且大有益于你伏下又念你苦修二十餘年尚未改換儒服
今賜你道衣道冠絲絛雲履古日之師真不及今日之師多矣今
一進廟院只言出家為徒他

便不管你那真心假意不問你為甘為苦便使与他磕上一頭他就渡為良徒尋些破袍旧巾粧束起來口中称好不尽三五天間和他与人家謝上一堂土便瞧下三盤供獻二百老錢于永苦修二十餘年緣賜下衣巾可見這道家袍巾也是不輕易于徒子所穿說罷將一包袱遍與于永于永道雲中不能拜受柰何仙客道我回去替賢弟說：罷于永道沒听的祖師曾說我有過犯否仙客道祖師到深信你是個上進之士只是嫌你的功德少些過犯的話從未曾聞于永道小弟毫末道行為日甚淺不知修行二字以何為功德第一仙客道元門一途總以渡脫仙才為第一功德為溫如玉伏案即上帝亦首重此若你渡的連金二人也還不失為守正之士只要他們步：条道就有好處其次莫如救濟衆生斬除妖

孽你在平涼放賑歸德殺叛這就是二件大功德其餘皆修行人
分內應為之事從此要倍加勉勵不愁不位列上仙于永道連城
壁有了下落只是金不換未知存亡祈師兄示知宜所急
問者 仙客道
目今金不換現在京中報國寺養病他怎便入都養病 救
見 又令人思慮不着你就成璧
后再去尋他于永道我求知二人意欲親去見祖師但昔年未問
明是何山何洞仙客道在東海赤霞山流珠洞預知你有此意着
我吩咐到功程完備再去可也說罷斧首告別于永亦催雲急行
早到虎牙山地界將雲頭一擡到山中四圍一看見萬峰競秀疊
翠流青瀑布湧前有兩行桃柳中間有一條曲逕于永道此處是

矣由那曲逕行去到了洞門前將火龍真人賜的衣包裹在左肩
用手在洞門上畫符只听得一声响拴銷落地其門大開往裡面
一看上下昏黑運慧眼努力一覘見下面都是台階層皆可步
履正欲入洞只見一老道人飛奔而來結大緣人至矣頭戴白玉珠簪冠
身穿龍鯨裝足踏朱履矮小身材鬚眉如雪貌似童顏手提一条
鳩杖遠遠的向于永年手道：兄請了于永見他滿臉道氣知是
大有根行之人連忙还礼道老仙師請了有何見諭那道人道：
兄到此何事問道不答反于永道吾有一道友連城壁被此洞妖魔網
住特來救援道人道此洞內妖魔與貧道有仇葛立認親屬我今

毫不愧避我今

早心神甚是不寧一卜始知道：兄要至此恐有損傷貧道后裔
已明所以撥冗一來意欲先入洞內訓戒他們一番將貴道友送
出兩家各息爭端未知道兄肯留此情否于永道尊眷與弟子何
仇倘邀鼎力周全弟子即感德不盡道人道先生称呼太謙貧道
寔當不起既承慨允足叨雅誼說畢一斧手入洞里去了于永想
道這老道說與洞內妖魔有些爪葛則這老人不言亦可知矣怎
他修煉亦至于此可知異類亦可做金仙假如我執意不從必湏
要動殺法那時勝便罷倘若不勝豈不是自取恥辱等了好大一
會見老道人在前連城壁一見于永大是驚喜忙跑上前叩拜道

弟今日真是再生

晚惟与見于水是意外想

于永双手扶起城壁正要訴說原

由只見那老道向于永致謝道貴道友已完聚貧道謝別了用手袍袖將洞門一拂洞門即自行閂閉那道人步走如飛一直往西走了于永向城壁道你且畧等一等我和那老道人還有句話說

罷從后趕去

終身道果在這一赶

高声叫道老師慢行弟子有話說道人

站住問道先生有何吩咐于永道一則領教老師法號仙居二來

雖是萍水相逢長幼之分礼不可廢弟子还要遠送老師几步何

謙那道人點頭再四已心有滿面笑容道先生莫非火龍真人弟

子冷于永麼

他已知于永道正是那道人道吾乃天狐也可稱天狐不避形藏

號乃雪山道人奉 上帝勅命在上界職理修文院書吏嵇查符
命書籍洞中二妖乃貧道之二女何等伊光明奴等不守清規已大加責
處今日來此還是向本院同輩私行給假片刻過期恐干罪戾細
看先生之骨氣內丹已成六七所缺外丹一助再加百五十天工
夫即無外丹亦可飛昇你今到彼洞降妖救友定是有大本領未
知素日所憑何書意有專爲故明及此于永道本領二字言之真令愧死數
年前承紫陽真人賞及寶籙天章一書日夜習煉始能喚雨呼風
究之無一点道術道人道此書不過是地煞變化極人世所有可
形可見之物巧為假借一時在儒家謂之金剛禪法在道家謂之

幻術用之正亦可治國安民用之邪身首俱唯保護費長房許宣
平等皆用此術究非天罡正教也

特標

我常奉勑到元始老

君九天玄女東王公四大聖處領取書冊知之最詳今年五月到
太清八景宮見有正一威盟秘錄一千九百三十部三清衆經三
百餘部符籙丹壯秘訣七十二步萬法原鑑八百餘部率寄玉匣
錦裝擺列在架上其餘些小部頭亦有四百部有奇內有一部也是
錦裝玉匣盛放上寫天罡總樞四字至此始出其名全被吾竊入修文
院內苦于無暇覘覽又不敢無故送还原處偷書亦有進退兩難時且同事
官吏日夜出入此書每發奇光極力遮掩犹恐為衆覓查萬般無

奈將此書偷送于江西廬山凌雲峰內外加以符咒固封我亦自知罪通于天收存石峰以內等個机緣乘便送回原所不意此書夜必發光輝本年六月間被鄱陽湖一老鯢魚精看破到峰下鬼弄神通將吾符咒揭去此妖亦大連通吞在肚裡不過整吃而有力讀也未率領衆魚精在饒州九江等處作崇是我所助伊成勢之罪也分身難補只在發奩遲早耳說來實大是可虞此畜已修煉五千餘年刀斧不能傷絶索不能套只見套雀套狐未見套魚也道力淺不但不能拿他犹恐受其害耳我身授官職未敢私去總去亦恐一時不能濟事時長又恐犯罪于盜宇耳欲去老君前出首又恐大禍臨身波及

裔嗣日夜愁思后悔無及愈說今見先生忠誠謙謹必係正大之

愈姓

人

節次看來于永于天孤可謂至謙矣比一能

人謙再無不受益者世間狂妄小人徒招尤耳我送你符籤一道

外有戮目針二個係原揀放此書之內非此符不能開此匣足見

非好整吃亦是魏精此針不能殺此魚也可知符針仍是

不能開匣耳老君所制之物然此書與

寶籤天章不啻雲泥之別展開時光可燭天神鬼妖魔見之無不

爭取先生得手時須嚴加防備看完一年後可代吾叩懲火龍真

人轉求東華帝君在老君處求情將此書交還八景宮倘要垂

憐吾即可以免大禍矣慎之慎之所想是說罷將符針取出與了

一良策

于永于冰大喜拜謝道弟子叨此大惠何以報德道人道貧道一

生止有二女就在此驪珠洞內禽犧之愛時刻索心又無暇訓教
他們歸于正果先生若有餘閒可教與他們正道再不然替貧道
叱責使其永絕邪念安分修為听其言已著以認門下生但
二女俱是狐狸不好說出口異日
得至貧道地位所望亦不過
天狐而已矣即先生再造之恩也于永道此弟子
歡心鼓舞樂于玉成者老師今後只管放心都交在弟子身上若
二位令愛無成便是于水角恩忘義為天地不容叨恩既深故其
言披肝瀝胆可
矣天道人大悅且感謝道吾今日付托兩得之矣只是老師弟子
之稱聞之惶恐不安將來位列金仙時不鄙薄我輩算一知己朋
友即叨光不淺矣謹亦抑可謙百五十年不遇瞬息我在通明殿下紫

王培前找日看先生授職仙班也說罷分手作別飛入太虛去了
天狐偷書本以為己却反為了于永助成正果自己于永回來連
担血海深愁天下事為己為人類此生以定凭也

于永回來連
城璧道大哥與這道人可是舊交麼于永道係初會城璧道怎麼
就訴告了半天話于永道也不過是閒談投機城璧隨將如何從
瓊岩起身到此洞被二女逼了成親擒拿絀吊適統這老人如何
釋放如何痛罵二妖于永听了道你見這美色不亂就是大有根
行得人好：：令愚兄敬服酒色財氣惟色最難把持城璧又道
刺下金不換在京都報國寺害病我和你同去尋他城璧道大哥
如何知道弟在此金不換在都中于永道我在雲路中遇着桃仙

客他奉火龍祖師法旨着我到此救你並說與不換下落城璧听了又喜又感望空叩謝城璧又道那日不換出洞尋取食物不回我以為必教出虎傷生怎麼他就跑到京都報國寺去于永道連我也不曉得不知你修煉如何且試：你架得雲架不得雲將城璧用手向左臂捉住輕：一提離地有二三尺大喜道賢弟血肉之軀已去几分竟可以攜帶的了旋轉左手扶在城璧腋下囑咐道莫要害怕于是密誦其真言須臾烟霧旋繞喝聲起二人同上青霄向都中而去正是

救友蓬奇士 軒轅道可傳 從茲參造化 不做地行仙